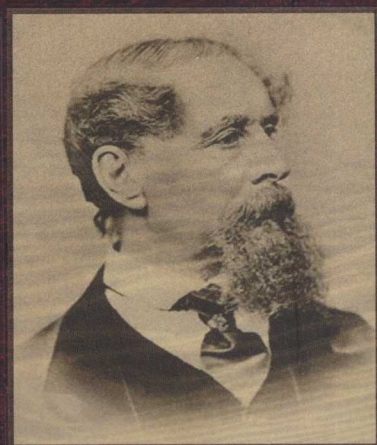


CHARLES DICKENS

狄 更 斯 全 集

(第 六 卷)



马丁·朱述尔维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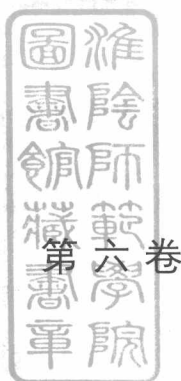
Martin Chuzzlewit

赵炎秋 等/译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1520692

狄更斯全集
CHARLES DICKENS
宋兆霖 主编



马丁·朱述尔维特

Martin Chuzzlewit

赵炎秋 等译



淮阴师院图书馆 1520692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38308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更斯全集. 6, 马丁·朱述尔维特 / 宋兆霖主编;
赵炎秋等译. —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81140-433-3

I. ①狄… II. ①宋… ②赵… III. ①狄更斯,
C. (1812~1870)—全集②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645 号

马丁·朱述尔维特

宋兆霖 主编 赵炎秋 等 译

出 版 人	鲍观明
丛书策划	钟仲南
责任编辑	任晓燕
责任校对	张振华
封面设计	陈思思
责任印制	汪 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798
字 数	13459 千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40-433-3
定 价	3800.00 元(全 24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译者序

—

查尔斯·狄更斯是十九世纪英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英国文学史上,狄更斯是古典作家中除莎士比亚之外最重要的作家,其地位是无人能取代的。

《马丁·朱述尔维特》是狄更斯创作第二时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从一八四二年开始写作,一八四三年一月起开始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一八四四年一月由查普曼与霍尔出版社正式出版。

小说的情节大致如下:富翁老马丁·朱述尔维特突然病倒在俾克史涅夫先生所在村子里的青龙酒店,朱述尔维特家族的所有成员闻讯都赶了过来。大家聚集在俾克史涅夫的家里,讨论遗产的分配,正吵得不可开交,老马丁却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个村子,一场闹剧于是不了了之。但大家并没有放弃对遗产的觊觎,这场闹剧之后,仍对老马丁的遗产穷追不舍,其中又以俾克史涅夫先生最为努力,也最为成功。俾克史涅夫先生的职业是建筑师兼土地测量师,但从未有人见他画过一张图纸,或测量过一块土地,他的主要谋生之道是开馆授徒,收取学费。但除了收钱,也从未有人见他授过什么课,教过学生什么东西。而学生设计出来的东西,他却无偿地据为己有,添上一段台阶或几个窗户就当做自己的设计到处招摇撞骗。凡做过他的学生的,毕业时没有谁不把他恨得咬牙切齿的,只有一个叫做汤姆·品奇的例外,他把他当做恩人,崇拜得五体投地。小说开始不久,俾克史涅夫又收了一个新的学生,也叫马丁·朱述尔维特,是老马丁的孙子。小马丁本是老马丁最宠爱的亲人,但由于不顾老马丁的情感与意志,私自与受老

马丁保护的孤女兼陪护人玛丽恋爱，被老马丁赶出家门并取消了遗产继承权。俾克史涅夫本来以为小马丁是个财神，对之青睐有加，但后来被老马丁请到伦敦，得知两人之间的矛盾和老马丁已与孙子绝交的事实，于是便一反常态、出尔反尔，将小马丁赶出了自己的家门。小马丁一怒之下，告别玛丽，与村子里一个叫马克的青年渡海去了美国，希望在这里创下自己的锦绣前程。然而事与愿违，他在这里不仅没有建立自己的事业，反而受骗来到一个美其名曰“伊甸”的瘴疫之地，病得死去活来。然而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美国之行也给马丁带来了意外的收获。首先，他看到了美国社会金钱至上，文明程度不高的一面，对这个国家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通过在病中的认真思索、反省，他发现了自己自私而又自负的缺点，挖到了自己家族的劣根，从此改正缺点，成为新人。与此同时，俾克史涅夫也加紧了对老马丁的包围。他先是极力装出公正无私的样子，以取得老马丁的信任；继而把老马丁接到自己家里住下，以加强对他的影响与控制，同时防止别人与老马丁接触；接着又向玛丽求婚，企图利用老马丁对玛丽的宠爱，最大限度地占取他的遗产。这一企图被汤姆知道后，他又恶人先告状地说服老马丁，把汤姆解雇，从自己家里赶了出去。而一向意志力十分坚定的老马丁也由于年龄的日益增大，身体的日益衰弱，变得越来越没有主见，越来越顺从俾克史涅夫，成为他手中的玩偶。俾克史涅夫的阴谋眼看就要得逞，形势忽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原来老马丁的意志力的衰退是假装的，目的是为了探知俾克史涅夫的真面貌。而一旦明确无误地看出俾克史涅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他便回复了过去的自我。小说最后，老马丁扬善惩恶，惩罚了俾克史涅夫，与已经改正了缺点的孙子小马丁和解，为汤姆安排了新的工作，并成全了马丁与玛丽、魏斯特洛克与露丝、马克与路萍三对年轻人的婚姻。而俾克史涅夫既被老马丁抛弃，其钱财又受其女婿乔纳斯的诱骗，投入了骗子泰格的人寿保险公司，血本无归，最终以疯疯癫癫、流落街头而告终。

马丁与马克在美国的经历，一般称为“美国部分”。对于小说的这一部分，批评家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批评家认为，这一部分不是小说必要的组成部分，破坏了小说情节的完整，是小说中的败笔。作者写这一部分，更多的不是由于小说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是由于吸引读者的需要。杰弗莱·鲁塞尔写道：“美国部分并不是一部小说中的小说，也很难说是一个插入的故事，像《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样，而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两个故事都受到了损害。读者的注意力不时地被美国部分从主体的故事上中断，经常得回过头来寻找自己究竟在什么地

方。”(《马丁·朱述尔维特》前言,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五一年版。)译者认为,这种看法虽然不是没有一点儿道理,但总体上看却是不正确的。自然,我们应该承认,狄更斯写美国部分,的确有吸引读者的考虑,这对于一个靠写作吃饭的作家来说,似乎是可以理解的。《马丁·朱述尔维特》发表之后,销路没有预期的好,这对作者和出版商,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引进美国部分,对于提高刊登这部小说的杂志的销路,的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实际销售量的增长来看,作用似乎也不是很大。其次,我们也应承认,如果仅就小马丁的改过自新来说,也不一定非要把他放到美国去,在英国也不是不可以设置促使小马丁反省自己的环境。但是我们更应看到,第一,作者写什么有自己完全的自由。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于远隔重洋交通不便,美国对于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在写《马丁·朱述尔维特》的时候,狄更斯才去美国访问不久,各种印象都很鲜活。因此,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把马丁放到美国去,并借此写出自己对美国的印象与思考,是很正常的,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也是好的。第二,从作品的内在逻辑来看,美国部分与小说的主体部分并不是脱节的。在内容上,它是马丁特定的处境和马克特定的性格的合乎逻辑的产物,在形式上,它与小说比较松散的结构是和谐的。第三,作者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安排了一些线索与伏笔,使美国部分与小说的主体在外在形式上联系起来。因此,全面衡量,美国部分应该看做小说有机的组成部分,其创作应该说是成功的。

《马丁·朱述尔维特》在狄更斯的创作中,不在最好的作品之列,但作为狄更斯创作转折时期的作品,它也有自己的地位,是不应被忽视的。在这部小说中,狄更斯首次采用了以事件为主体结构故事的方法,紧紧围绕老马丁遗产的继承展开情节,改变了过去小说如《匹克威克外传》的那种开放式结构,使《马丁·朱述尔维特》有了一个大致严谨的框架,为以后小说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作为作者创作第二时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既继承了作者以前小说的一些特点,又出现了不少新的因素,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部小说还塑造了一系列成功的人物,特别是塑造了俾克史涅夫这个不朽的形象,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功绩。

二

小说中最著名的人物自然是俾克史涅夫先生。事实上,按照福斯特的说法,把俾克史涅夫作为一种人物类型的想法,是这部小说创作的真正的缘起。在小说中,这个人物不仅最先出场,最后退场,而且所占的篇幅也是最多的。俾克史

涅夫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伪君子的典型,其性格的核心是自私与贪婪。不择手段地捞取个人私利、获取金钱,是他追求的唯一目标。但是,俾克史涅夫的自私与贪婪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他总是把自己的真正动机掩盖起来,露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即使正在做着最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也要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证明自己此举的正确,毫无私心。他满口的仁义道德,一张口便是道德格言,但自己却从不实行。因此,他性格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便是伪善。在作品中,作者讽刺地写道,“俾克史涅夫先生是一个讲道德的人。……从他嘴里吐出来的,即使不是货真价实的金刚钻,至少也是顶顶亮的假宝石,甭提多么夺目耀眼。他是一个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表率:肚子里满是德行高妙的格言,比习字帖上的还要多。有人把他比做路标,老是指着通向某一地方的道路,自己却绝不到那里去”。装假简直成了他的生命与本能。莫里哀笔下的答尔丢夫,在假面具被人揭穿,无法蒙蔽他人之后,还不惜露出真面貌,而俾克史涅夫即使被人识破了真相,装假对他已毫无益处之后,也仍然不肯扯下自己的那块遮羞布。俾克史涅夫性格的另一个特点便是温文尔雅,讲究浮文虚礼,处处显出斯斯文文的样子,动不动便热泪盈眶。即使被老马丁一拐杖打在身上,跌坐在地,也仍显得心平气和、柔声细气,一副有涵养的样子。如果说,伪善是他与其他伪君子的共同特点的话,那么,温文尔雅便是他独具的特色,显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时代特点。但要始终保持这样一种外表,也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心理上不知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因此,作者在他竹篮打水一场空,费尽心机,不仅没有得到老马丁的一文钱,自己的钱反而被另一更大的骗子骗走之后,变得疯疯癫癫,倒也符合心理学的原理。在这个人物身上,狄更斯涂了许多滑稽可笑的色彩,但他虽然有时能够博得人们的一笑,却不是一个令人喜爱的人物。在小说中,他是一个人见人恨的角色。不仅被正面人物所厌恶,而且为反面人物所厌恶,不仅被与他有过节儿的人物所厌恶,而且被他自己的两个女儿所厌恶。作者塑造这个人物是颇具匠心的。小说很少正面否定他的言辞,但却处处写他被否定的一面。他到处作恶,但却没有哪一桩恶行给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带来了实质性的不利影响,最多是使他们受了一点磨难。倒是他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了个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的下场。

乔纳斯·朱述尔维特是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与俾克史涅夫一样,其性格的核心也是自私与贪婪。小说写道:“乔纳斯先生的教育,从摇篮时期起,就严格地遵循着个人利益的原则。他学拼写的时候,学的第一个词就是‘赢利’,其次

(当他学拼两个音节的词时)便是‘金钱’。”由此形成他一毛不拔、无钱不贪的性格。但与俾克史涅夫不同,他捞取个人利益不通过文文雅雅的虚伪,而是采用了赤裸裸的粗野。这种粗野不仅表现在为人处世上的毫无顾忌、为所欲为、不知廉耻、喜欢动粗,更表现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不择手段。为了个人的利益,他在婚姻问题上玩弄手腕,言在此而意在彼,不惜把别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为了个人利益,他刻薄下属、欺骗他人,为了早日得到遗产,甚至不惜谋杀自己的父亲,事情败露之后,又将知情者凶残地杀害。乔纳斯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是睚眦必报。汤姆对他没有任何损害,仅仅因为同老马丁亲热了一点,他便对其百般刁难,甚至大打出手。慈悲由于任性,在婚前对他尊重不够,使了些小性子,婚后便受到他的报复,被整得死去活来。自然,乔纳斯并不愚蠢,甚至可以说十分精明,然而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而且认为普天下的人都是这样。这样便抵消了他的大的智慧,只留下了一些小的聪明。一旦泰格以毒攻毒,摆出自私的面孔与他谈判,他便信以为真,乖乖地落入了人家布置的圈套,害人害己,并最终导致了自己的灭亡。

甘普太太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杰弗莱·鲁塞尔认为她是狄更斯所塑造的小丑中最杰出的一个,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小丑之一,只比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逊色一些,但福斯塔夫却不是纯粹的小丑。不过,甘普太太虽然滑稽可笑,到处卖乖出丑,具有小丑的种种特点,却也不是“小丑”两字能够概括得了的。她是一个典型的市侩,有着一张得理不饶人、无风三尺浪的厉嘴,整天唠唠叨叨。谁如果得罪了她或者损害了她的利益,她不把你弄得五内俱伤,决不会罢休。她信奉的是有奶便是娘,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吹牛拍马,阿谀逢迎,无所不为。为了自我标榜,她虚构了一个莫须有的哈里斯太太,借这个人的口,肆无忌惮地为自己涂脂抹粉。她有着无数张面孔,凡是对她有利的人,她能够满脸堆笑,百般讨好;凡是对她没有好处的人,她则极尽鄙视刻薄之能事。她靠山吃山,千方百计利用自己的职业捞取好处。到别人家里照料丧事,她总是穿着一套又旧又脏的丧服,以便主家看不过去,送她一套新的,然后她再把它送进当铺,换取现钱。如果是照料病人,她更是为所欲为。因为反正病人神志不清,不知道她干了些什么,而且即使知道她干了些什么,也因为身体衰弱,浑身无力,或者怕遭她报复,或者被她一番埋怨、牢骚、行规套话弄得只有招架之力,而莫奈她何。她吃病人的,喝病人的,把病人的枕头给自己垫屁股,以便自己能够舒舒服服地过一晚上,至于病人没有了枕头是否舒服,则不在她的考虑之列。她奶酪要新鲜的,

肉要嫩的,酒更是不能少,不仅一日三餐要有酒相伴,而且还得随时有一瓶酒放在身边,以便不时地抿上一口,醒脑提神。在待遇上,她斤斤计较,寸土必争,但对于自己应尽的职责,却短斤少两,得过且过,一点儿也不负责任。在小说中,凡是请她做过事或由她护理过的人,都吃尽了苦头。在狄更斯生活的时代,甘普太太这样的职业道德败坏,以护理得病的穷人(也有富人)为生的人,形成了一个阶层,甘普太太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具有重大的典型意义。通过这个人物,作者对社会上的这一丑恶现象进行了猛烈地批判,也对不幸的穷人表示了自己的同情。狄更斯对这个人物是极其嫌恶的,在小说的最后,让她被老马丁赶了出去,断了她的一条财路,算是对她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惩罚。

在狄更斯的小说中,《马丁·朱述尔维特》是反面人物最多的作品之一,除了上述三个,彻底的反面人物还有慈善、蒙塔古·泰格等。这些人物都各有特色,看了之后叫人难以忘怀。相形之下,正面人物的塑造则要逊色一些,比较成功的只有汤姆·品奇、马克·塔普利两人。

汤姆是狄更斯小说中一个很有特色的正面人物。他天真、单纯、乐于助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在俾克史涅夫的绘图室里,他一个人被安排在“风口浪尖”,替大家挡住冬日的严寒,但他毫无怨言。他总是抢着替他人服务,从未产生过是否值得,是否有必要,或者是否应该之类的念头。他深爱着玛丽,但自认为自己不如马丁,不能给她带来幸福,便把这种爱深深地埋在心底,主动退避,极力成全两位年轻人的爱情,并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为了安慰玛丽,加深她与马丁的感情,在马丁远涉重洋去美国杳无音信的时候,不停地在她面前提到马丁,尽管这会给他带来很深的痛苦,并且使他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由于天真单纯,有时也就难免幼稚,俾克史涅夫的真面貌,几乎所有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看出来了,可汤姆却一直蒙在鼓里,一厢情愿地把他当做一个正人君子。这种幼稚天真虽然使他难免上当受骗,但毕竟是心性高尚的表现。这也就是尽管大家对他对俾克史涅夫的痴迷不以为然,但却反而因此更加喜欢他的内在原因。他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俾克史涅夫先收他做徒弟,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他从内心感激。尽管实际上俾克史涅夫处处利用他,无偿地占用他的智力与劳动,他仍对俾氏忠心耿耿,把他当做自己的恩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汤姆谦逊、随和,不管是心直口快的魏斯特洛克、心性甚高的小马丁,还是脾气古怪的老马丁、善解人意的玛丽、快人快语的马克,甚至是曾经与他有隙的慈悲,只要个人品性没有大的问题,都会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他。他貌不出众,但极有内秀,然而

由于天生的谦逊,他总自觉不如别人,处处把别人推在前面,自己则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下手。在与人相处时,他宁愿自己吃亏,也不和人争一短长,因而有时不免给人一种软弱无用的印象,甚至显得有点奴气,因此遭人小觑,被人欺负。但他并不因此而改初衷。然而汤姆并不是一个懦弱无能的人。他是非清楚,爱憎分明,而且也不乏勇敢。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的朋友们都对俾克史涅夫恨之入骨的时候,他坚持为俾氏辩护,坚持认为俾氏是好人,就是一种勇敢的表现。他一直在俾克史涅夫面前卑躬屈膝,可是一旦认清了俾克史涅夫的真面貌,他立刻就挺直了身子,与俾氏决裂,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在小说最后,汤姆虽然未能与他心仪的玛丽结合,但是他却获得了包括玛丽在内的所有人的热爱。这实在是作者对他最好的肯定与褒扬。

马克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他热情、直爽、疾恶如仇、乐于助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但是他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他的“快乐非常”。这个年轻人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观念,那就是,一个人只有在艰难的处境中快乐非常,才能显出英雄本色,其脸上也才能有光彩。因此他总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明明有好的环境、好的条件,他偏偏不要,而要给自己找一些别人都不愿去的地方,而且越是“糟心”的他越是喜欢。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找不到的,而且他的原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完全实行的。在小说中,汤姆就给他出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汤姆推论说,按照他的原则,在婚姻问题上,他应该找一个他不喜欢的女人,而且越不喜欢就越好,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显出自己的英雄本色,给自己的脸上增光添彩,但实际上,他却不肯这样做。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并且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因为事物总有例外。因此,马克实际上并不能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物看待,他是一种寓言式的人物,他代表着某种现象,象征着某种精神。

除了上述人物之外,小说中比较重要的人物还有老小两个马丁,慈悲、慈善两姐妹,蒙塔古·泰格,托吉斯太太等。除了泰格与慈善是作者彻底否定的人物之外,其他人物都属于作者笔下的中间人物。两个马丁虽然都具有朱述尔维特家族特有的自私,一心只想着个人的劣根性,然而他们都具有良善的品质,最后都克服了自己的弱点,成为完全的正面人物。除此之外,两个马丁在小说结构上还起着重要的作用。老马丁在小说中不仅扮演着惩恶扬善的角色,而且起着框架式人物的作用。小说的整个情节就是围绕着他的遗产展开的,他的举动实际上牵动着整个情节的发展。小马丁显示了艰苦的环境和良好的教育对人的改造

作用,体现了狄更斯道德教育的思想。同时他还是一个线索人物,小说里的许多人物和事件,都是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他的活动引出来的。慈悲的缺点是任性、轻浮、爱慕虚荣,但她从一开始就显出内心具有良善之处,这是与她姐姐慈善的不同之处,因而两人最后的结局也就迥然不同。与此有点相似的是托吉斯太太。这个人物开始颇具滑稽色彩。她对俾克史涅夫有点非分之想,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父女三人,但最终不过充当了受气包的角色。她被日常的操劳磨去了女人应有的妩媚与温柔,变得厉害又泼辣。生活的艰难使她染上了不少小市民的习气,她斤斤计较,时时盘算着如何节省一点儿开支,如何从房客们的身上多赚一点儿钱。她左右讨好,甚至不惜两面撒谎,为的是保住自己的房客。但是托吉斯太太的心中还保留着一些良善,能够为受难的慈悲提供一块避难的地方,能够真诚地同情不幸的人们,这样,就使她从泥淖里升腾起来,从一个其貌不扬的女人成为了一个“美人”。这个人物很典型地体现了狄更斯的层次道德观。狄更斯的道德体系有三个层次。核心是高尚、诚实、仁爱,中间层次是正直、勇敢等,表面层次是人们的教养、生活作风、处世态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核心的层次。只要具备了核心层次的道德,其他方面的道德欠缺一点,仍然不失为一个好人。托吉斯太太正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三

小说对自私与贪婪进行了批判,小说中描写的亲人反目、兄弟成仇、朋友相欺、骨肉相残等许许多多的社会罪恶,其内在的动力无一不是自私贪婪。贪婪的内在原因是自私,自私的外在表现是贪婪,两者相辅相成,在小说中浮雕式地突现出来,形成小说主题一个鲜明的特色。只要粗粗看一遍小说,我们便可发现,在小说中,凡是作者批判的人物,都少不了这两种恶德,超越于这两种恶德之上的,都是值得肯定的正面人物,如品奇兄妹、马克·塔普利等。

但是,自私与贪婪本身,还不是各种罪恶的总根子。总根子是自我中心主义,自私与贪婪不过是这个总根子上的两个枝繁叶茂的分枝,是自我这株朽木上长出的两个毒瘤,狄更斯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小说中,他曾多次借用老马丁等人的口指出,朱述尔维特家庭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自己的心太甚。小马丁在伊甸从大病中死里逃生,又开始照料曾经照料过他后也病倒的马克的时候,作者这样写道:“他开始问自己,他们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于是那帷幕又慢慢升起了一点儿,而‘自己’,‘自己’,‘自己’,也就在那下面显露了出来……虽然他们

结伴的时间还不长,但他也感到,在许多的事情中,他都是应该责备的。再进一步追问其中的原因,那帷幕就又慢慢地升起了一点儿,而‘自己’,‘自己’,‘自己’,也就当场显出了自己庞大的身躯。……因此,他也就觉悟到自己一生的短处,清楚地看出这是一个多么丑恶的污点了。”自然,正如有人曾经指出过的,自我中心主义并不一定导致自私与贪婪,它也可以导致自我设计、自我塑造、自我奋斗等积极的一面。但狄更斯主要是从道德与人性的角度观察自我中心主义的,涉及的必然是它的消极面,一心只想着自己,势必导致自私自利,而自私自利必然导致贪婪。狄更斯紧紧地抓住自我中心主义,穷追猛打,实在是把握住了各种社会问题的内在脉搏。

不过,虽然《马丁·朱述尔维特》的基本主题是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但是读者印象最深的,还是小说对虚伪的抨击。这首先得益于俾克史涅夫杰出的表现,他把虚伪的内涵和外表现诠释得恰到好处。其次,与作者的大力渲染也有联系。在小说中,处处可以看到对虚伪的描绘与批判,俾克史涅夫虚伪,慈善、泰格、甘普太太等人又何尝不虚伪。慈善把妹妹恨得牙痒痒的,一心想着出她的洋相,表面上却装得亲热无比,仿佛处处都在为妹妹打算。甘普太太既不负责任,又贪得无厌,却处处不忘将自己打扮成模范看护的样子。泰格靠欺骗起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对于知道他底细的人并不忌讳露了自己的本来面貌,对乔纳斯这种损人利己的人甚至不惜以损人利己的勾当进行诱惑,但是在不明真相的人如小贝利等面前,他仍不忘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其实,与自私和贪婪一样,虚伪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必然产物。自我中心主义者总是为自己打算,而这些又往往难以正大光明地展示出来,于是便只好拿起虚伪这个法宝。因此,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自私、贪婪和虚伪总是互为表里的,这种三位一体的关系在俾克史涅夫身上表现得特别典型。因此,在小说中,狄更斯把打击的重点放在俾克史涅夫身上,是理所当然的。

自然,《马丁·朱述尔维特》的思想内容是复杂的,并不限于上面指出的这些。译者曾在《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一书中指出,狄更斯小说的思想内容有三个基本的侧面,即对社会的批判、对道德的弘扬、对人性的探索。三者既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配合,共同形成一部复杂而又和谐的重奏。而在这主旋律之下,又有着较次要的侧面,如家庭观察、男性意识,等等。这些侧面,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实际上,自我中心主义以及由它生发出来的自私、贪婪和虚伪既是社会罪恶同时又是一种道德与人性上的缺陷,小说的基本主

题本身就是社会、道德、人性三位一体的。再看一个具体的事件：小说中的慈悲，结婚前任性、反复无常，乔纳斯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结婚后却被乔纳斯弄得驯驯服服。并且尽管乔纳斯对她不好，辱骂、虐待、折磨，甚至殴打她，她却并没有萌生过离开他的念头，相反，还对他有着某种程度的依恋。这种看似奇怪的事情其实就包含了家庭观念和男性意识两个侧面。在狄更斯看来，家庭是神圣的，男女双方一旦组成家庭，就不能轻易解体。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对造成家庭解体的人或事，作者都是持批评甚至批判的态度的，主动抛弃家庭的女人，不管什么原因，也都没有好的结局。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作者既然把慈悲作为一个改过自新的人物来写，就不可能让她离开乔纳斯，成为造成家庭破裂的原因。另一方面，狄更斯笔下的女性，在总体上总是处于男性的支配之下，在生存能力与智力上，都明显地不如男性。陷入困境之后，她们往往无力自拔，而要等着外界力量的拯救。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慈悲实际上也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她的命运已由婚姻与乔纳斯捆在一起，经济上被乔纳斯控制，在智力、体力与意志等方面也明显地不如乔纳斯。因此，她既不能也无法离开乔纳斯，她的脱离苦海只有等待意外事件的发生和好心人的帮助。小说实际上也是这样处理的，乔纳斯服毒自杀，老马丁等人又伸出援助之手，慈悲才得以脱离苦海，重见天日。这些次要的侧面使小说思想内容显得更加深厚、丰富。

四

在《狄更斯长篇小说研究》一书中，译者曾从六个方面分析过狄更斯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在创作方法方面，侧重描写感受世界，即侧重表现作者感受到的生活和作者在生活中的感受，同时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进行描写。在人物塑造方面，采用的是二元对立的原则。在叙事模式方面，注重视角与人称的运用。在结构方面，其典型结构是多元整一。在内心世界的描写方面，主要采用外化的方法，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把人物的内心世界转化为可感知的外部形象，通过人物的外部世界，把人物的内心间接地显示出来。在作品的风格方面，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幽默。这六个方面的特色，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一书中也有比较明显的表现。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只拟分析《马丁·朱述尔维特》的结构与幽默两个方面。

前面说过，狄更斯小说结构的典型模式是多元整一。所谓多元，是指狄更斯的小说是由多个叙事单元组合而成的。所谓叙事单元，是由一定的人物、事件和

背景组成的具有内在自足性和内在独立性的故事。这些叙事单元各自独立,同时又互相联系、交叉渗透,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从而形成小说的整一性。但是这种结构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狄更斯创作早期受流浪汉小说的影响较深,其早期作品如《匹克威克外传》、《奥利弗·特威斯特》、《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老古玩店》等都带有比较浓厚的流浪汉小说的特征。它们都以主人公的经历或游踪为贯穿线索,情节随着主人公的行踪而展开。但它们与流浪汉小说又有不同。典型的流浪汉小说如《小癞子》、《堂吉珂德》等基本采取链式结构,其主人公的经历串起无数的事件与人物。狄更斯的早期作品虽然也是以主人公的经历或游踪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但其内容却不是像流浪汉小说那样围绕主要情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而是分成几个故事,互相交叉而又平行地展开。如《匹克威克外传》,这部小说以匹克威克先生及其伙伴们的游踪贯穿始终,但主要内容却是由一系列故事组成的。如匹克威克主仆与骗子金格尔主仆的冲突,匹克威克先生与巴德尔太太之间的“婚姻”官司,“匹社”其他成员如温克尔、图普曼的爱情故事,等等。但在叙述顺序上,它们不是前后承续,而是互相平行、交叉发展的,从而形成了总的线索中多条支线并存的局面。另一方面,流浪汉小说虽然也涉及了许多人物与事件,但除了主人公和主人公的经历之外,这些人物事件本身缺乏独立性,作者对它们的描写并不充分,它们依附于主要人物,缺乏独立的价值,而狄更斯的早期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与事件则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内在的自足性。如《奥利弗·特威斯特》,除了主人公奥利弗以外,小说还描写了许多其他的人物与事件,如费金及其贼窟、赛克斯与南希的故事、邦布尔夫妇的故事、诺亚与夏洛特的故事,等等。作者对这些人物与故事作了比较详细的描写,使它们丰满复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主要人物与主要情节的限制。由于这两个方面,狄更斯的早期小说便在结构上与流浪汉小说区别开来,隐含着多元整一结构的雏形。

然而,雏形还不是典型,从多元整一的雏形到典型的多元整一结构,中间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作为狄更斯创作第二阶段的第一部作品,《马丁·朱述尔维特》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说从雏形到典型是一个质变的话,《马丁·朱述尔维特》便是这质变的转折点。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其一,与狄更斯的早期小说不同,《马丁·朱述尔维特》不再以主人公的经历,而是以事件为中心组织情节,整部小说的故事围绕着老马丁的遗产展开。与早期小说中的链式结构相比,这种结构方式减少了与某一人物有关的内容在作品中的分量,使

小说内容的其他部分有可能取得较大的独立性和较丰富的内涵。同时,这种结构比链式结构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能够容纳更多的各具独立性的叙事成分,形成多元并存的格局。由于以事件为核心,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中,没有出现一个如《堂吉诃德》的主人公那样,在作品中占据绝对主宰地位的人物,甚至连像狄更斯早期小说的主人公那样在作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物也没有。俾克史涅夫虽然重要,但无论在小说结构还是在篇幅上,他的地位都没有匹克威克先生和奥利弗·特威斯特在各有关的小说中重要。汤姆、小马丁等,几乎与他平分秋色,而乔纳斯、马克、泰格、慈悲、慈善等,在小说中也都有不俗的表现。其二,《马丁·朱述尔维特》虽然以觊觎遗产为中心组织情节,但这只是一个大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下,小说还叙述了不少其他的事件,其中有的事件与遗产觊觎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如小马丁的美国之行,汤姆兄妹的遭遇等,但这些事件在小说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占据了不少篇幅,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自成体系。如小马丁的美国之行,实际上是狄更斯版的一个浪子回头故事。美国是他的“炼狱”,在这个炼狱里,小马丁遭受种种折磨,终于幡然悔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达到心灵的净化,成为一个新人。加上他出走美国的原因,以及回国后的幸福结局,基本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完整性与自足性的故事。汤姆兄妹的遭遇也是如此,他们出身贫寒,凭着自己的正直、善良与勤劳,终于否极泰来,获得幸福生活,其整个故事也具有相对完整的独立性。如果说小马丁的故事与小说的中心事件还有一定的联系的话,那么,汤姆兄妹的故事则与遗产的觊觎没有什么关系了。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马丁·朱述尔维特》便基本完成了由雏形向典型的多元整一结构的过渡,为多元整一结构的最终形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马丁·朱述尔维特》之后,狄更斯的长篇小说《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我们的共同朋友》等,其结构便大都采取了典型的多元整一的形式。

再谈《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幽默。幽默是狄更斯长篇小说的主要特色之一,其内在机制是矛盾。自然,凡有矛盾不一定能形成幽默,凡幽默也不一定都要包含矛盾。但狄更斯善于运用矛盾,使事物显得不协调、不相称,突出事物的荒谬、滑稽、可笑之处,揭示事物的本质,引起读者的回味与思考,同时打破读者的期待视野,使其发生意外的转折,从而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

狄更斯小说的幽默具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它往往同滑稽与讽刺结伴。显然,幽默与滑稽是不同的美学范畴。滑稽是一种纯粹的笑料,它可以成为幽默的一个要素,但本身却不是幽默。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可以发现大量的滑稽因素,

但他并不是一个为滑稽而滑稽的作家,他善于在滑稽现象的背后发掘出一定的思想内涵,或者注入一定的社会意义,使它们在保留自己的可笑之处的同时,上升到更高的美学范畴——幽默。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尼克尔贝太太。她家里贫穷,时刻做着发财梦,见到有钱人,立刻满脸堆笑,亦步亦趋。而遇到比自己经济状况稍差的人,又马上摆出纡尊降贵的样子,以高人一等的保护者的姿态与之谈话,这不可谓不滑稽。但透过这滑稽的外表,我们却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市民的庸俗和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与滑稽一样,讽刺与幽默也是不同的美学范畴,它们可以完全绝缘。但是,狄更斯的幽默不少是针对某些社会罪恶和道德缺陷的,带有一定的嘲讽意味,因而往往渗着讽刺。如《双城记》中的律师斯特里弗,自以为是做露西丈夫的最佳人选,一路张扬地跑去向她“宣布”自己的爱情,却从别人那里意外地得知露西根本不会嫁给他,只好打消求婚的念头。这其中不乏幽默的因素。而斯特里弗不考虑内在的美德,只是从地位和钱财等方面出发,认为自己各方面都比露西强得多,因此他娶露西是对她的恩惠,这里又是讽刺。两者结合得可谓天衣无缝。

狄更斯小说幽默的另一个特色是悲喜结合。这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悲喜结合。如《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流浪剧团团长克伦摩尔斯的女儿。她在年龄上已是大人,身材却还像一个小孩子。而其父母也一直在向世人隐瞒她的年龄,把她按小女孩打扮,称之为“才女”,但却缺乏才女的智慧,亦没有小女孩的活泼天真,因而显得滑稽可笑。但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剧团需要这样一个人物,以满足演出的需要。从这貌似滑稽的事件背后,我们不难看出下层人民生存的艰难。另一种是悲喜同一,这种类型的幽默其悲剧的底蕴来自其喜剧性本身,悲剧性因素有机地融入喜剧之中。如《小杜丽》中的杜丽先生,他以自己在监狱待的时间最长为骄傲的资本,以“马夏尔西之父”自居,每天坐在房中,接见前来朝拜的囚犯,以恩赐的态度接受他们的赠与。这是喜剧性的,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一种人格的扭曲,人的尊严与自尊的沦丧,这又是悲剧性的。两者紧密结合,一者以另一者为依存,很难截然分开。

作为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之一,《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幽默,也具有上述特点。但作为狄更斯创作第二时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写《马丁·朱述尔维特》时,狄更斯的乐观主义尚未衰减,技巧日益成熟,因此小说中的幽默丰富而又巧妙。仔细阅读,处处都可以发现幽默的因素。如第三十二章对托吉斯公寓新雇的女仆挞马鲁的描写:“她这人的主要特点,是对任

何问题都完全缺乏理解能力,要她带个什么口信送个什么小包裹,就等于是完全把它埋进坟墓。要她到邮局去发封信,还就经常可以看见她,随便发现哪个私人住宅门上有条裂缝,就拼命地蜿蜒曲折地把信往里塞;心里黑得像桶漆,还以为不拘哪个门,只要上面有个窟窿,就可以当信箱用。”作者把信筒与住宅上的裂缝联系起来,再用“拼命”“蜿蜒曲折”对挞马鲁的行为加以形象夸张的描写,把一件本不很幽默的事情写得妙趣横生。如果事情本身就具有幽默的色彩,再经狄更斯的生花妙笔一写,就更能使人捧腹。如小说第三十章对俾克史涅夫谈情说爱的场面的描写,小说第十七章对弗拉多克将军跌跤的描写,等等。即使是完全没有幽默色彩的东西,经过作者的处理,也能带上幽默的意味。如第九章写到托吉斯公寓饭菜的时候,作者写道:“各种各样的蔬菜更是堆积如山,因为当家的主妇知道它们最能填饱肚子,因此在采购时对它们尤其青睐有加。”在行文的过程随便加上一笔,便突出了其中幽默讽刺的味道。其次,《马丁·朱述尔维特》中的幽默,相对而言,悲喜结合的特色不是很突出(当然,也不是没有)。这一方面,是由于小说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坏人的作恶最终不过是一场闹剧,对正面人物没有产生任何损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小说的主体事件是遗产继承,参与进来的大多是作者讽刺批判的对象,而小说的笔触也未像《荒凉山庄》等一样,接触到最底层的社会。

五

最后谈一谈与翻译有关的事。

一九九六年底,《狄更斯全集》的主编宋兆霖先生约请我翻译此书,当时我考虑到译本太厚,怕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曾提议再约请一人合译。主编考虑到译文风格的统一问题,没有同意,我觉得主编的考虑很有道理,加上自己当时时间还比较充裕,遂没有坚持。然而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一是自己担任了一点行政职务,时间相对而言紧了一些;二是我妻子因患白血病,一九九七年恶化住院到去世,前后约一年时间,我一人既要照料重病的妻子,又要照料读初中的女儿,忙得恨不能有分身之术,几乎整整一年没做任何其他事情,因此翻译之事一拖再拖,眼看已过约定的交稿期限,在这种情况下,我再次征得主编宋兆霖先生的同意,约请张小勇先生参加了本书的翻译,后又邀请了吴庆军先生校了张小勇先生翻译的部分。具体分工是:第一章至第三十八章以及作者序、跋等由赵炎秋翻译,第三十九章至第五十四章由张小勇翻译,吴庆军校对。全书最后由赵炎秋统稿。